

困學紀聞卷十

洪儀王應麟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纂例

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  
何書鹽石新諭以爲次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  
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  
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  
立春秋不始於孝公直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  
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  
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  
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  
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  
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顥之可也皆本公羊

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謁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隱云沫宣善劌沫觀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

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

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

若璩按高宗紹

興年譏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

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綽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

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

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若槩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以郭延年

字八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妾氏譏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彬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彬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棄城顏注云蓑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褒序於是焉在又云

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

音初爲反  
衰差也

與左

氏今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

若璩按見  
隱五年

化我

行過無禮謂之化  
則我字非齊語

樵之

按見桓  
七年

漱浣

按見莊  
十二年

筭將

按文十五  
年齊晉名

竹箋曰苟不  
墮下將字連  
踴爲不與下爲字連

詐戰

按僖三十三年詐卒  
也不與下戰字連

往黨

按襄五年殆疑  
也不與上往字連

按文十三年黨所  
如不與上往字連  
往殆不與上往字連

于諸

按見哀  
六年

累

按見桓  
二年

按見桓  
元年

昉

按見隱  
二年

棓

按見成  
二年

按見桓  
五年

脰

按見莊  
十二年

之類是也

鄭鄭人當作  
疾爲

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麌楚曰媒

按見  
媒氏

椎爲終葵

按玉人當作  
終葵爲椎

子

按見考  
工記

麋爲獐

按見  
獐

渥渥曰倭

按見  
倭氏

按見  
弓八

全菹爲芋

按見士  
喪禮

祭爲墮

按見士  
虞禮

按見  
月令

滑曰潛

按見  
內則

相綾訏爲掉磬

按見  
內則

按見  
擊征

足擊爲鼓

按見  
弓八

祭爲墮

按見士  
虞禮

題肩謂

按見明

穠爲相

按見九

殷聲如衣

按見中庸

祈之言是

按見緇衣

之類是

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

若穠按王氏引

何休註爲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十年春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禪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圉師云齊人言鉄椹之椹蠅氏云曰齊魯閒謂鼈爲蠅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柙士冠禮云齊人名蒨爲赫韜聘禮云葵陽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檀弓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閒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鑿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爲紛又云紀莒之閒名諸爲濫又云東海鰐魚有骨名乙在目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爲𠀤雜記云齊人呼卷爲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束爲緘繩緝衣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

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  
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  
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  
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旣葬應  
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  
人情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  
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  
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  
公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  
曰中土若璩按墜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旣失道則以  
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爲證

秦自殲之敗卽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  
自殲之戰始止齊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  
後秦爲楚役若璩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鬪克以歸三十三年  
有殲之敗使鬪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  
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

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食貨郊祀志石  
慶司馬相如傳

後漢有所輔

獨行劉茂傳

風俗通所姓宋大夫

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  
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  
之氏爲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

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

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

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

差今不可考

若據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

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厯法近黃太冲以厯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脗合余亦推以厯歎

爲定論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垣歸賄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  
支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  
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  
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木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  
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  
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  
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  
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某或作厃出穀梁注鄧厃地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叔秦孝公時人今按

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

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漢書但云魯學若璩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似字元始見阮孝緒世錄趙氏捐

益義云失盧六

以至宜補入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焮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

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  
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  
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  
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疆識好古道其視以  
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  
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  
能履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  
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  
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  
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襄之喪哀公  
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

爲是

若據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  
二哲德行有三人焉每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宰我子

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每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宰我子  
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

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  
昔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  
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  
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  
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乎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  
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  
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  
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

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

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

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若璩按此尤與子

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夸狹三變而帝道可舉惜